

清流

39

文学亮丽人生



ALIRAN
JERNIH

● KDN6767/1/98 ● 1-10-1998 ● RM3.00

○心水

水灯梦

浪涛讲述许多缠绵故事
拍击船舷涌向我
倾吐前生来世
未了的……因缘

两岸的风景烟沸
争相献媚邀宠
轻舟荡过划刻水纹
是我揉皱的乡思

云飘似画、微风拂吻
奔腾河水流自我血管
渭南河啊渭南河仿佛是
我滔滔的……支流

那晚虔诚放下盛载的乡梦
万水同源、美丽水灯
飘流……飘流到闽江
我永远的故乡

志：去岁十一月旅秦适逢水灯节蒙秦华作协诸君热情邀宴于渭南河畔，司马攻会长安排让与会世界作家诗人参加放水灯，诗意隆情铭感于心

清	流	■
•	交	流

守住一千本防线

多年来，陆陆续续收到好些文友惠赠新著。因为只寄赠一册，又印刷得不那么精致，我除了代作者感到高兴，并以感激的心情收下，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近两年来，收到文友的赠书，有时却叫我感慨万千：沉甸甸的印刷精美的新著，十册十册的寄来！我自然乐得有新书可看，又可“慷他人之慨”转赠别人，但是，想到作者（或出版人、代理人）的血本无归，却也黯然神伤，受之有愧！

在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中，书籍也是一种商品。书是印来卖的，不是印来送人的！出版商或作者，将印好的书本售卖，才有资金周转，继续出版新书。倘若是免费赠送，等于吃老本，怎能长期支撑，必然难于为继，结果是导致出版界的全面衰退！

马华文艺书籍与杂志的滞销，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不过，从前将将就就还能“毛售”（连赠送也）：一千本左右。近年来情形每况愈下，“一千册”的防线早已失守！书本卖不出，囤积着也不是办法，那些获得出版奖或基金赞助的书籍，由于无蚀本之忧，便广赠友人！

如果书本杂志也像股市那样，守不住一千点，退守五百点防线，那既不合经济原则，这么小的销售量，也令作者与出版商意兴阑珊！

经济兴盛时期已然滞销的马华文艺书刊，在经济萧条的此时此刻，怎能逃脱“大环境”的影响！

看看周遭，想想自身处境，《清流》双月刊，亟需读者、作者、编者三方面通力合作，守住一千本防线！

编委●一介



清	流	■
•	交	流

《清流》 更待拓展

文学事业在现今这个经济观念、商品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强化的年代里，并不是普罗大众生活里的一种必需。因此，文学事业极需要各造的深切理解与支持，以及文艺工作者本身蹶而不舍的坚持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这是文学发展与开拓的必需，甚至是求存的条件。

霹雳文艺研究会长久以来，除了开展各项文艺或学术性活动外，出版《清流》双月刊已成为其不可割舍的工作。

《清流》在马华文坛已屹立将近九个年头。这期间文艺会经济条件薄弱，出版《清流》更是屡遭亏损；其中的苦处，是不难理解的。文艺会同仁从《清流》的创刊号开始一直到现在，对它所付出的心血和期许而衍生出的感情，不是金钱或任何物质所能衡量的。实际上，《清流》与文艺会已是互相交融，是血与肉的关系。

然而，《清流》在参与马华文学建设方面，还须努力拓展更为广阔的空间，并寻找本身在马华文学方向的定位。我深信，这实是我们在跨越新世纪的门槛，抚摸现实，展望前景的当儿，不得不深深细索的问题！



编委 ● 戴美娟

清	流	■
•	交	流

印 尼 华 裔 在 哭 泣

数百年前的时空，烟雨迷濛，郁郁葱葱的森林，狮吼虎啸。白人的铁蹄践踏着，你壮丽锦绣的江山；蹂躏着万岛翡翠的心脏。

一位猪仔老人抽着烟，把喷出卷卷回忆的炊烟浮生，铺陈在受伤的天空之景幕上。数百年的一声咳，黑血一团，将心碎成日里河上血红的浪花。

印尼华裔在哭泣，被人遗弃被人出卖侮辱轮奸，呼吸着昨夜暴民的爆炸，是谁割断那宛如蓝色河流的静脉，欲拧乾河川一样，华裔拧不乾华裔的汗腺。华裔即使是子弹，也认不出伤口。当棺木封盖挤入一个凄然的音响“上穷碧落下黄泉”，一条断绳在绝崖上……

念天地之悠悠，怆然涕流。半个印尼躲在药瓶里打喷嚏！为什么开荒牛变成受人宰杀的牛羊？生命及数以亿计的财产变成灰烬，浓烟滚滚遭焚烧的商店、工厂、住宅、银行，仍在千山外喊痛哽咽！华裔的癌细胞谁来医治？嚎啕一个凄惨盲哑的明天！

印尼华裔的苦难，是一架悬挂的秋千，蒲公英荡着惶惑，痛饮邪恶目光的唾弃。太平洋海浪的篱笆，将华裔重重围护。小舟很苦，用泪采蜂蜜。

饥饿和掠夺底七色弦，岂能调宁人性的吕律，比风沙更厉害的魔鬼，吞噬着华裔底灵魂。野狼扑向狐，狐屹住秃鹰，秃鹰扭着蛇，蛇口含着鼠，鼠口中吞着蚁……

秃鹰将一副满是血浴之骨架扔给虫蚁。华裔被塞进生活的行囊，期待挣破血泪的哭声！

作者·读者·李寿章



目	■
录	■

○ 封面	龙虹婴	
瓶(油画)		
○ 封底		
水彩、油彩画家龙虹婴简介		
○ 封二		
水灯梦	心 水	
○ 封底内页		
《赏书艺·吟诗词》		
○ 清流·交流	一 介	1
守住一千本防线	戴美娟	2
《清流》更待拓展	李寿章	3
印尼华裔在哭泣		
○ 散文		
钱行忆旧	一 介	6
印尼寄筒	冯世才	9
狮岛寄筒	林琼	12
捐血运动	闲僧	18
妈妈的饭盒(外一篇)	年红	20
最后一页日历	怡游	22
幻灭	春云	24
三套车/石在	有李	27
我以我歌呼唤生命(外一章)	清文	32
多关心他人	陈明	34
生活杂感	苑	37
两代人的信		38

○ 诗		
环境二题: 日里务/烟霾	郑可达	40
路的漫长属于你	安子涛	41
诗两首: 风筝/简活	王安寿	42
诗二首: 城市的公寓/惊然	李寿章	45
送与留之间	李华	46
家	李清	47
别后	李莉	48
诗的秘密	李展	49
○ 小说		
陌生的妻子	朵拉	50
挣扎声中的痛怆	有明	53
新梁祝蝴蝶曲	涵青	57
○ 文学蓓蕾		
女儿的心声/死	黄丽云	59
母亲的手	章美君	60
镜子	张慧义	62
时钟	周唐娟	64
我的老爸	周伟伦	66
路上有路	许高泳	68
家	覃冰	70
碎了/忙	杨玉	71
水平线的心情	徐晓	72
父子两地书	简昱	74
秘密	小芬	75
成长	家枫	76
○ 新书介绍/稿约		76
○ 订阅单		77
○ 编委		78

钱行忆旧

●一介



近日小女与小儿在STPM、SPM考试顺利过关，祖母、外婆和舅舅等，都给予奖励，使我想起当年小学毕业后，将到外地升学，邻居亚成叔替我“钱行”的往事。

亚成叔，正名吴福成，四十余岁，稍矮，微胖而壮硕。他祖籍海南岛万宁县，讲话时万宁乡音很重，例如“五”讲成ngau，“盐”说成ngin，“阿述阿述”的尊称人家，都与其他县区的海南话不同。

他原本是槟城人，在该地以炒煮或小贩为业；因受不景气打击，听闻吡叻州邦咯岛鱼汛大起，谋食容易，便在四十年代末期，举家搬到渔乡来，和我们比邻而居好几年了。

他的太太是广东人，闲暇喜欢哼广东小调，衣著却“福建娘惹”化，纱笼是她必不可少的服装。他们有三个子女：亚燕、亚雄与观保，约小过我一两岁至四五岁，前两个由于年龄相近，是我童年的玩伴。

当年，邦咯岛上居民，十九操捕鱼业，亚成叔却在咖啡店外，摆个小摊位卖海南鸡饭，有时则卖其他熟食，生意相当不错，收入稳定，比渔夫们

们好过得多。

家中既以炒煮为业，他的儿女，在口福方面，自然胜过我们渔家子弟多多。亚雄等常埋怨“猪肝有臭味，不好吃；猪肉很粗”，在邻居之间传为趣谈。

亚成叔是“老槟城”，当然知道该地有一间著名学府——钟灵中学，曾栽培了许多人才，毕业后寻找职业更不成问题。在我小学毕业前几个月，他便屡次劝我到钟灵中学深造，下面这句话在我父母面前重复了好几次：

“住几年钟灵出来就好了！”

他为什么用“住”而不用“读”字？我不明白。或许，五十年代的钟灵有收寄宿生，远道而来的学生的确是住在校内的。

我能获得父母同意出外升学，他的“游说”肯定有一定的作用，不过听闻钟灵全用英文课本，我因为有些害怕英文，便选择到怡保育才中学就读，同班的周来源、李亚顺则进了钟灵，后来马来亚师范学院毕业了一直在中学执教。

一九五六年初，我将要离家到怡保升学的前几天，一个下午，亚成叔不知何故没有开档，却来叫我随他到著名的罗棋记面摊。

这面摊的老板罗棋，是岛上饮食行业的先辈，肥肥胖胖，一团和气，广东人，原居怡保，大概也是受不景气打击才迁居渔乡的。后来，他由摆档“晋级”开店，“罗棋记酒家”的招牌是响当当的。他逝世后，餐馆易主，由吴明福先生承顶，改名“福记酒家”，在当地仍然是金字招牌。

亚成叔点了一客加料的干捞面，还叫来茶水，算是为我“饯行”。当年物价廉宜，这一餐该不会超过一零吉。

在我的大半生中，参加过许多宴会，也吃过不少小食，但叫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四十多年前一碟简单的干捞面。

亚成叔自己并不吃，只是坐着和我谈话。

面摊老板，从此却记住了我。几年后他开店营业，成了名副其实的

的老板，每次见到，总是亲热熟络的叫我的小名，也是一种缘吧！

想不到我去怡保升学后，仅仅一年多，亚成叔竟病逝了！

那是假期回家时才获知的。身体壮硕的他，一向并没有什么病痛，那一次却鼻子或喉咙出血，折腾十余日后，就遽然逝世了！

世事无常，我离家不到两年，却已两度体验到了！原来，在此之前，我离家短短三个月后，第一次放假回家，就惊闻另一个邻居——姓杜的木匠，人皆呼为“伯爹蓉”的，无端病死了，遗下妻子及四个未成年的女儿，全无一技之长，生活堪虞！

亚成叔的妻子，平日没有帮忙丈夫营业，对生意可谓一窍不通；儿女们至多十三四岁，没有工作的经验，往后的日子怎么度过啊？

好好坏坏，日子总是要过的！大约一年后，他们一家搬到吉隆坡去了。靠什么谋生呢？闻说儿女们在卖夜食的摊档当侍者。

大约十年前，我偶然听到一点关于他们的消息：是落脚在都门的十五碑，屋子是租来的，两个大的儿女都还没有婚嫁。

亚成叔，墓木已拱，荒草离离，灌木丛生。儿女们因为路途遥远，加上生计逼人，该有好多个清明节没有到来扫墓了！



印尼寄简

冯世才(印尼)



驼铃兄：

多谢您的关怀，我们文友们虽然逃过此劫；但我们广大华裔的生命遭杀戮、毕生储蓄遭一炬，精神上的恐怖震惊，肉体上的被污辱奸杀；创伤是很难治愈的。

排华、反华从过去到现在总是不断地一而再地到处发生。

但五月十三至十五日的事件是有预谋的，有组织、有策划、有训练、专业化的，不是业余的、自发的行动！这点特别要注意。雅加达这么大，竟然在不同的地方同时起火，到处打砸、抢劫、烧杀奸淫掳掠；手法如出一辙。令我们如在惊恐的地狱之中，不断地遭到袭击殴打，却不见一兵一卒出现！

平时的雅加达重兵把守，如临大敌。偏偏在暴乱的这三天，人民呼天不应。是内部互相牵制如箭在弦上，还是“导演”就在军中，幕后策划？

事发至今，哈庇庇与军头从没有出声严加谴责，没有追究、没有表示

要重办惩罚。这令人不解。反而是学者何敏·拉伊斯与艾米耳·沙林同声谴责，认为这是印尼民族的耻辱。

幸有国内外的人权组织出来主持正义，有宗教界的领袖出来要求公道，否则更不堪设想。

印尼广大人民是友好的，他们同情华族人士，自己无能为力，有些也是受害者，被烧光抢光，眼泪汪汪。事件中很多华裔受到印尼人民的保护、帮助、掩护、脱离险境，幸存一命。

总的来讲，华裔与当地人民长期相处，是有深厚情谊的。改革派、知识份子把华裔当作兄弟民族，他们的认识是肯定的。

苏哈多卅年来利用华裔中的几只“猴子”为他火中取栗。表面上是扶植华裔，他才是真正的老板。广大华裔没有得到好处，印尼人民没有得到好处。反而造成华裔都是勾结官僚、走私漏税的败类的印象，使分贫无知的下层人民易受挑拨，因妒嫉而施暴。苏哈多是制造种族歧视的总后台。

现在，人们都在问：谁是幕后的策划者？剧本是谁写的？导演是谁？要抓出幕后那只黑手！

近来，人们在议论“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到了关节点上。

华裔的血与泪是流得够多了。从历史上流起，几乎每个地方都要我们的“血”作“祭品”。今天还要如此吗？

我还是坚信印尼人民是善良的。极少数阴谋家与被愚弄的失去理智的比禽兽不如的人，广大的印尼人民同声谴责。

真正的印尼人民把我们华裔当兄弟。我常感动到流泪。我们华裔更要深刻地检讨自己，将心比心，我们怎样待人？我们为国家贡献了什么？我们饱食终日、趾高气扬、颐指气使、关心过别人的疾苦吗？

我生长在这个地方——一个很美很美的国家，我真正爱她，愿意为她而死。

改朝换代，一有风吹草动，华裔就遭殃；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么？

时代不同了。驼铃兄，您说“善忘”；不会的，我们熟读历史，岂可“善忘”。我们这一代人，要认真思考。我们应当怎么做？

我们要在有生之年，消灭“种族歧视”。让我们的下一代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不再有种族暴乱，不再有妒嫉仇恨；不同肤色、语言的兄弟围坐在一起，共享繁荣与公正的糕点。

几年前我们有机会凑在一起。一位大马的文友指着报上的奸杀新闻说：“你们印尼来的怎么这样凶呀？”我正色道：“不，印尼人民是很善良的。我几十年的体会告诉我，不要只看个别的。”

我欣赏伍良之，他到处旅游，自称是大马公民。也喜欢泰国的老羊、姚宗伟与姚志光，他们爱他们的泰国。蒲公英爱菲律宾。骆明、寒川为新加坡而骄傲。我们在一起谈起来，感情是没有虚假的。

我们爱我们生长的地方。祖国，我们不仅“属于”他，我有“有股份”在其中，我们出过力，我们应当有功劳在其中。

驼铃兄，常忆云顶之游。偶然在巴士里坐在一起，才有机会谈几句。我一生交人无数，连骗子、杀人犯我都交；只假君子不交。短短几句交谈，我立刻感到您内心世界是丰富的。您是一个可信任的朋友。我们走过的道路，蹉跎的青春，生活中的监狱，不屈的生命，未完成的作品……

全世界的华人以新的强大的形象出现。新世纪的曙光照临。我们从卅多年的禁锢中释放出来，印度尼西亚大好的形势。

炎黄子孙，岂是过去那种拖着辫子、一双小脚、随地吐痰、勇于内斗的“支那”。那些污辱我们的侏儒，他们向太阳吐唾沫，将自取其辱。让我们携手大笑，共迎明天。向大马诸文友问好！

世才
九八·六·廿七·

狮岛寄简

●林琼(新加坡)



× × 兄：

寄赠刚出版的马来文大著《南渡》(MIGRASI KE SELATAN)小说集已收到，谢谢！恭喜你第一本以马来文写的短篇由DBP国家语文出版局出版了，真难得！这也显示出你马来文的功力。

我年轻时也曾读过一点马来文，要读懂大著恐怕很难，最多能读懂一点皮毛，恐难深入明白文意。总之，你的美意我十分感激，让我拥有你的作品真是一件美事。

你说你还有一些书要赠我，要我不必客气，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从你的诗集《登山》一书后所列的出版书目中找出我尚未获得的大著，录于下：《一年之计》、《最后一颗榴槿》、《让火把继续燃烧》、《日叻务是个好地方》、《无为夜》、《向上、向善》、《给马哈迪》、《退休》、《言必及义》、《文思、文事》、《文西阿都拉吉兰丹游记》、《马来班顿》、《马来民间故事》(1-5)、《繁星》等，有小说集，有散文集，有新诗集，有儿童文学，也有译介，没想到你已出版的著作，多年来我只获得十本，尚有许多本尚未见到呢！你若方便时才寄赠吧！

不久前北马的驼铃兄寄赠两本著作给我，十分感激。一是《驼铃文集》，列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系（马来西亚卷）之一种，于一九九五年九月由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内收小说22篇，书前有萧乾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总序》与陈广才的《马来西亚卷总序》。这套大系的马来西亚卷编委会成员是：顾问方北方，主编云里风，编委金苗、看看、柯金德、赖观福。这套大系共十册，作者包括云里风、碧澄、孟沙、马峇、马汉、驼铃、曾沛、李忆著、甄供、陈政欣。

二是《〈硝烟散尽时〉中篇小说》，列为《清流文丛之三》，由霹雳文艺研究会于一九九五年五月出版。书前有杜运燮的《读驼铃的小说》代序，书后有作者的《后记》。杜运燮说：“驼铃熟悉华人社会，特别是基层人物，也熟悉马来甘榜，作为马华作家，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评语下得十分妥当。

在一次新加坡文艺协会的“新春聚会”上，我与崇汉同桌，第一次见面，互道讯息，我告诉他，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坛拾碎》，题目是《崇汉的〈赤道鼓声〉及其

他》，发表于马来亚通报《文风》副刊第63期(28-12-1980)，介绍了他早期出版的几本书，他说没见到，隔天我复印乙份寄给他存阅，而他回赠我一本新著《光焰长燃》小说集，收入短篇与微型共十九篇作品，题材现实，揭露虚伪与丑恶的人，对善良与弱小人物寄以同情。这本书于一九九五年九月由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出版，列为《茶阳（大埔）丛书》之一，书前有该会会长杨双标的《序》。他后来出版的几本书如《近海亲船的日子》、《怀念德港情》、《轮转岁月》、《异乡梦》等，我尚未见。

在一次新加坡作家协会的“新书发布会”上，我获赠一本《新加坡当代散文精选》，由中国沈阳出版社于一九九七年七月出版发行，列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丛书》的一种，由黄孟文主编，副主编南子，编委王润华、林锦、林高、陈华淑、尤今、蔡深江、邓继红（特邀）。全书445页，共收入39位作者的109篇作品，每位作者最少两篇，最多四篇。作者包括：艾禺、冰秀、陈华淑、蔡欣、董农政、杜南发、淡莹、郭永秀、贺兰宁、黄孟文、何晓、何濛、怀鹰、华之风、君

盈绿、君绍、梁文福、林高、林锦、流苏、罗伊菲、莫河、梅筠、南子、孙爱玲、伍木、王润华、许福吉、湘灵、邢致中、尤今、尤琴、雨青、殷宋玮、云惟利、周粲、张挥、庄歆。我也有两篇作品被收入，但自觉并非精品，他日你读后便知。诸家作品可能是精品，唯我最差劲。

《姚紫研究专集》是新加坡文艺协会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出版，列为《新华作家研究丛书》的一种，策划总编辑是骆明，主编是刘笔农，编委有寒川、曾泓、烈浦，封面题字是侯贤辉。内容分为六辑：姚紫的生平，哀悼追思，姚紫作品研究，姚紫的“前言”与“后语”，姚紫的文艺观，其他。作者包括：骆明、吴蒙、刘笔农、叶昆灿、丘野、杨越、陈秋舫、米军、白寒、常凯、陈凡、杜红、谢克、白秋琳、韦晕、李向、黄叔麟、陈龙玉、侯贤辉、蓉子、烈浦、蔡欣、何必问、蓝平昌、华之风、君盈绿、穆子峰、黄梅雨、凌旭、莫河、一得、邱新民、柳北岸、陈贤茂、周宁、黄万华、郭惠芬、苏菲、叶钟铃、张曦娜。我也有一篇《姚紫主编的〈文艺行列〉》，被“节录”收入。

全书319页，书前有姚紫的手迹、画像、遗像、年轻时的照片、与友人的合照等珍贵图片。

金琰的《有馥集》于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由玲子大众传播（新）私人有限公司出版，内容包括：文、诗、画，共三辑，书前有《自序》，书后有《附录》六篇文章，分别由作者的幼弟龙吟、长子大雄、次子秀雄、幼女SAO PING、侄女金铭，五人撰写。书的末页有作者与夫婿年轻时代的照片，题为：五十年来相伴，笑容永远灿烂。书的内页《作者简历》与淳于汾的撰联：克敌化仇凭友爱，美言温语感慈心。作者金琰为一才女，早年服务教育界，曾任华文及历史教师，马来文特佳，曾翻译甚多马来短诗班顿于报刊登载。热爱文学与艺术，请一读她的一首即兴诗：“书海遨游乐如何？上下古今一手握；名牵利引书香远，星移斗转愧蹉跎。”七十年代曾出版《长春花》诗集，我曾于八十年代在《学生文艺》第17期（教育出版社出版）里发表一篇作品介绍：《金琰的〈长春花〉》。

杜红的《杜红诗选》于一九九

七年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共收入105首诗，书前有黄孟文（新作协会会长）的《前言》，书后附录两篇评论文字，一为陈雪风的《谈〈树胶花开〉》，二为尤今的《杜红心中有个太阳》。杜红在五、六十年代是新加坡华文诗坛的一名猛将，近年来作品虽不多，但仍然是浅白自然，富有人情味。我最新读到的是他写于九七年七月五日的《一去不再》（附庸《姚紫研究专集》），刊于《姚紫研究专集》之中，请读其首段：

已经很久很久了/不再和你/蹲
在牛车水的骑楼下/和卜卦先生争
论卦的凶吉/忘了一卦两角钱/谁是
谁非总是我们吃亏

当年我也曾写过一篇介绍杜红的诗集，题目是《杜红自〈五月〉至〈抒情诗集〉》，我说他的诗热情奔放，朴素健康，节奏明朗，而且适宜朗诵；我也曾在拙作《新诗杂话》里谈过杜红的《我底心掉了》这首抒情诗的感情真挚，写得别致。两年前我也在大马的光华日报《作协春秋》副刊上介绍文坛人物，题目是《杜红的诗》。这些我想他都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引起他的

注意。

王振春的《石叻老街》于一九九七年六月由胜友书局出版兼发行，列为根的系列之四，共收入30篇文字，书前有林孝胜（新加坡历史博物馆馆长）的《序》，书后有作者的《后记》。林孝胜说：“这些乡土系列文章都是我国珍贵的文化资产的一部份。”王振春也在《后记》里写道：“我在报馆服务二十多年，写了快五年的《根的系列》，我跑了新加坡不少的大街小巷，交了很多各行各业的前辈，他们像白头宫女话当年一样，告诉了我一段段他们经历过的生活脚步。”王振春是新加坡新明日报的记者，已先后出版了四本《根的系列》，正计划出版《根的系列》之五与之六，然后一集一集地写下去，呈献给读者。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在《寻根须趁有根时》说：“王振春先生以史家的笔，写下这一桩桩事件，一个个人物的故事，架起一座沟通古今的桥梁。”

陈妙华译，阿立奋C诺尔著的《喀湃、喀湃》(KAPAI KAPAI) 戏剧，由新华文化事业(新)有限公司于一九九七年九月三十日出版

发行，并荣获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及新加坡艺术总会的赞助。这个印尼名剧曾于1988年由新加坡15华语话剧团联合演出，由三位导演郑民威、李祖福、林仁余（执行）负责导演，由黄家强饰阿布、翁明英饰依艳。这本书的出版，由陈声桂封面题字，由杨典封面设计，译文由郭宝昆修订，内容分为三辑：〈前言〉包括三篇文章：（一）郭宝昆的〈一场艺术小探索〉，（二）邹文学的〈几句话〉，（三）陈妙华的〈穷人的悲歌〉；〈剧本〉包括〈喀湃、喀湃〉五场戏剧；〈附录〉包括三篇文章：（一）黄玉云的〈那诱人的魔镜〉，（二）吴明珠的〈充满创意的〈喀湃、喀湃〉〉，（三）陈妙华的〈剧作家阿力奋去世〉。书前附有五帧演出剧照，这本书的出版，诚如邹文学在〈几句话〉里所说：“陈女士精通中文和马来文，尤其重视最好地呈现原著的精神，因此，〈喀湃、喀湃〉的表现方式和印尼文化的独特性尽管与我们存在隔阂，却不妨碍我们较准确地再创造这个引起世界剧坛瞩目的剧作。”郭宝昆更说得好：“将来我们回过头来看，我相信不少人会发现，在我们八十年代的探索进程中，〈喀湃、喀湃〉确实曾经留下一点很值得我们参

考的艺术滋养：因此我们也就会长远地感激陈妙华！”

《刘蕙霞论文集》于一九九七年六月第一次版，出版人刘蕙霞博士，编辑烈浦，封面题字及图章吴墨林，封面设计陈玉珍，印刷先锋印刷装订私人有限公司，发行代理友联书局（私人）有限公司，全书273页，内容分为七辑：（一）教育概况（11篇），（二）华文的教与学（6篇），（三）文化与艺术（12篇），（四）社会现象（11篇），（五）国外见闻（10篇），（六）战争与和平（5篇），（七）关怀人生（9篇），总共64篇论文钜著，书前有陈荣照（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序〉，书后有〈作者的话〉。刘蕙霞博士是我师训学院的老师，大家见到她都称她“刘博士”，我见到她时称她“刘老师”，而她总不把我当学生，把我当朋友看待，这确是“亦师亦友”的最好见证。诚如陈教授在序文中所说：“刘博士虽已退休多年，但仍孜孜不倦地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她是新加坡作家协会与锡山文艺中心的会务顾问，更密切关注社会，特别是华文教育界所面临的各种课题。我每回见到她，就像见到一位蔼然可亲的长者，不必拘束一番。

那日在聚会上与刘老师同桌，偶尔谈起学院老同学张道防(李向)的逝世，顿觉哀伤。也提起李电子(小李子)因中风而行动不便，顿感人生无常。曾几何时我们同窗，曾几何时我们同在文艺园地里耕耘，如今往事不再，旧情难再续了。

这封信就写到这里为止，下次再谈。

匆匆，祝好！

林琼

一九九八年四月中旬于棕园



捐 运动



●闲僧

凡在办大专佛青生活营的时候，都会把捐血运动列在其中。在上课时就需要对此做一些宣传与鼓励，因为有些学员是从来没有捐过血，或者对此也还不是勇以尝试的。

我本身也常常参与，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参加过其他的捐血运动，而在时间上允许的话。

记得廿年前捐血风气还不普遍的时候，每次的捐血活动人数都不多，也许当时对这项善举的观念还模糊，也许当时的需求量也不那么大，因此也就没有很多人会来参与这项活动或善行了。

我是在出家后才参与这项善行的，也相当认真的参与，因此也就除了本身捐出，也常出面呼吁、鼓励，带领学生及青年们参加。

华人社会捐血运动的风气渐开，与佛青总会在七十年代末的推动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华人对捐血的了解太少，且观念模糊，华团乃至华裔青年组织也不易带动。但佛青总会以佛教布施善行为理论依据的推动，首先获得佛教组织及佛教青年的响应、参与。经过不断的宣传，捐血活动的举办，

乃至以全国性的运动去推行，还常常有规模颇大的推展礼，於是风气渐开，成为了华社及青年组织乃至政党也有兴趣主办的活动了。

当然佛青总会虽然带动了风气，并且坚持每年都在推动，但佛青的宗旨是以此慈善事业对社会的贡献为本，不论后来能够把此活动办得更大的组织是那一个团体，佛青都抱着欢喜和随喜的心来赞叹的，而身为佛青一份子的我，在如此气候中，也总是如此的去随喜，并尽一份力量参与、推动。希望捐血可以成为人人可行、愿行的一项善举，从中培养出布施的良好品格与风气。

九八·八·十八·太平



妈妈的饭盒 外一篇

● 年红



“妈妈，我要吃食堂里卖的炸鸡！”

“不，你把饭盒带去学校，这是妈妈特地为你煎的鸡蛋。”

“我要吃炸鸡，同学们都吃炸鸡！”

“瞧，妈妈还给你加了个面包。”

“大家都吃炸鸡，妈妈，我不要饭盒！”

“唉！乖孩子，经济不景，你就委屈一点儿吧！”

“不，同学们会嘲笑我的！我不要饭盒，我要吃食堂里的炸鸡！”

校长的苦心

在周会上，校长用沉重的语气对学生们说：

“同学们，校长好不容易才替你们选购了这么多的作业簿。目的无非是要你们在会考中得到优良的成绩！你们必须回去转告父母，这是校长的苦心呀！千万别告上教育局，更别无理取闹，告到反贪污局去！告诉你们的父母，教育是良心工作，你们的父母也该有良心才是！”



最后一页日历

● 怡婕



冬至过后，圣诞铃声响了。墙上厚厚一本日历仅剩最后几页，正迎着风儿翻飞着，发出细碎的声响。九六年就在这越来越微弱的声响中，渐渐又成为历史了。

刚由一个喧闹的喜宴回来，耳根尚未清静，涌上心头的却是曲终人散的孤寂，尽管那喧闹并非你所喜，但喜宴终究还沾上一丝喜气，那孤寂要比参加葬礼让人窒息的愁云易于排遣多了。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人生易老，世事沧桑。生老病死每每让人感到措手不及，刻写在脑中的回忆录，往往与现实相距一万八千里。生的喜悦、老的无奈、病的痛苦、死的绝望，在心头上纠缠着千百个结，正值这岁末，更是凄惶！

怔忡无奈中，撕到最后一页日历，是难舍？是期待？世事变迁，沧海桑田，都是你始料之所不及。正如今儿年夜饭，两位孪生妹妹竟然易地而处。原本在美里的怡溢一家人，成了我们座上宾，而怡纯和她的家人却跑到美里过年。在座还有怡清夫妇及他们的三个儿女和怡希最近才由美里转来此地就读的小女儿。还有便是我们那位闻着饭香，慌忙由民都鲁飞回来

凑热闹的老大国祥。在这一群小表弟、小表妹中，他是名符其实的老大哥。

席间我问那许多中学生：“再过四个钟头，便是九七年了。你们对九七有什么展望？什么期待？”“期待着香港的回归罗！”几乎是异口同声地。一时仿佛回到一百年前，什么白莲教、什么太平天国、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与英、法、美、俄签的《天津条约》，火烧圆明园，又与英、法签的《北京条约》，一起涌到餐桌上。可怜当时满清政府犹如虚设，一任联军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只能议和。所签订的条约，那个不是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

最后国祥总结陈词：“其实远在一百五十多年前，林则徐虎门销烟，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之后，与中国签立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除了赔偿英国损失两千一百万元，还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后来白纸黑字算是租借给英国，现在方可以收得回来，已属不幸中之大幸。”

电话铃响，怡纯由美里来电。

她和家人都在二哥怡中家里聚餐。还有大哥怡人一家，五妹怡希一家人，情况比这儿还热闹。轮流着与他们对话并贺年，那儿空气一片祥和，没有我们这儿大炮、战争、火药气息。

今晚怡溢一家都在家里守岁，孩子们却早早入寝。尔文扭开电视机，正放映着香港的除夕，夜空上大放烟花迎接九七年的到来。1997年7月1日香港的主权将回归中国。英政府统治下最后一个除夕夜，香港耗资二千万元港币，藉这烟花盛会，告知普天下人它的新生，也让香港同胞在缤纷夜空下，渡过一个值得怀念，灿烂的阳历除夕和元旦。

由绚烂归于平淡，尔文等也各自回房歇息。梦幻、遐思环绕着我，索性推开纸笔，伏案疾书。伴着的是那明灯、那轻风，还有那最后一页飞扬的日历。那留恋的一页也该除下来，让它永远成为历史的一页吧！

万籁俱寂，夜深了！夜深么？黎明将至，正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游牧

幻灭



星期天上午，老陆正在客厅里看报，听到门铃响，他便出去开篱笆门。

站在篱笆外的人一见到他便说：“终于找到你们了，我们找了好久啊！”

他仔细一看，原来站在篱笆外面的是妻的大表哥剑明和他的家人。“这么多年没过来了，难怪会花那么多时间才能找到我们的家。”他心中这么想着，一面招待他们进来坐。他的妻子闻声也出来一同招呼他们。

“哗！这么多神仙鱼，好美丽啊！”他们一进来，其中就有人这么说，“听说这种鱼是很贵的。”

一提起神仙鱼，一种无奈和黯然的感情就悄然袭上他的心头。

以前他对神仙鱼根本一无所知，但后来报章上一再有有关神仙鱼的报导和特写，引起他对神仙鱼的兴趣。

整版彩色的大特写，实在是够吸引人的。那些色彩艳丽的神仙鱼，说有多迷人就有多迷人。老陆简直是看呆了。

整只蓝色，两眼血红的，叫蓝宝石；一片金黄的叫黄金；有红色花纹的叫鸽子红，一片灰蓝的叫魔鬼鱼。这魔鬼鱼是槟城的特产。还有其他各种色彩鲜艳，花纹美丽的神仙鱼，的确叫人着迷。

这种原本产自南美洲的观赏鱼，已教世人为它疯狂，一对稍微好看的神仙鱼，往往叫价四、五百元。还有一种名叫蛇皮的神仙鱼，一对叫价三万元，还是找得到买家，真教人不敢相信。

报导还说，单单在槟岛，就有许多人因饲养神仙鱼而发达；因饲养神仙鱼而成为百万富翁的，也大有人在。而且，饲养神仙鱼，并不需要很大的场地，只要在住屋的篱笆内养二、三十缸就行了。

老陆想到自己退休以后，反正没有什么事做，如果养一些神仙鱼，一方面可以打发时间，一方面又可有一些收入，岂不是太好了。

他赶忙到书局去买一些有关神仙鱼的书来看，又去请教别人有关神仙鱼的饲养法，然后再去买两对神仙鱼回来，分开两缸来养。

一个时期之后，其中一对竟产卵生子了，他高兴得无法入睡。

经过细心的照顾，小鱼终于渐渐长大。于是越养越多，终于养满三十缸。

期间他也曾把小鱼拿去鱼店售卖。三寸长的小鱼，一只可买到十零吉，价钱相当不错。然而，不到半年鱼价竟一落千丈，一只三寸长的小鱼，只能卖到几零吉而已，有些鱼店还不要呢！探听之下，才知道是因为日本人和台湾人已很少到这儿来买这种鱼了。

对着一缸缸滞销的神仙鱼，他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可是此刻，妻子和她的表哥他们，却在津津有味地大谈神仙鱼，更使他感慨万千。

过了好一阵，剑明才突然记起他们此行的目的似的，抛出粉红色的炸弹来。

他们临走前，他的妻子好意地说：“你们既然这么喜欢神仙鱼，那我们就送几只给你们吧！”

“听说这种鱼是很难养的，我们还是不要的好。”剑明说。

“没关系啦，拿几只去养养看嘛！”他的妻子还一再劝说。

“不了，谢谢！下次再说吧！再见！”

“再见！”他的妻子说。

他怔怔地望着他们越走越远的身影，连再见也忘了说。





三套车

●春杏(印尼)

朋友告诉我唱碟上有“三套车”的时候，我应道：“早唱过了”。

我常想，如果老同学再团聚，应当唱什么歌好？

有很多歌曲令人难忘，我想，“三套车”就是其中之一。

这不是一支名曲，知道的人也许不多，对我们这一批人来说，它代表什么？

在宿舍里——那时新宿舍还没有建好——我们住在“L”字形的茅屋里。住的虽然是茅屋，却颇有艰苦奋斗的精神。

每天黄昏，围着浴巾要去洗澡时，总有人在唱：“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几乎是一人唱众人应，大家听都听熟了，不看曲谱也能唱。

也不知道这首歌是从那里传进来的。

这首歌有什么好？一首很普通的俄罗斯民歌罢了，歌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那种俄国人的忧郁伤感，在生活重担下的呻吟和抒发。

“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与我们“晴朗的阳光”有什么关系？几乎搭不上关系。为什么大家都“接受”这首歌呢？

也许辛弃疾说对了：“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在那个时期同样流行的还有“红梅花儿”。

“红梅花儿开在田野小河旁，有一位可爱的少年使我日夜想。心中热烈的爱情使我多痛苦，满怀的心思话儿没法说出来。……我心中的爱情日夜在增长，我是一个姑娘怎样对他讲。我的心爱的人儿您知道吗？我最心爱的人儿你去猜想吧！”在那个时候有幸听到有这一位姑娘对他歌唱的少年，时至今日，他的爱情是否像“河边红梅花儿已经褪了色”？

这首歌词是伊萨柯夫斯基填的。我喜欢他写的几首诗。他曾对一个初学写诗的青年说：“不要问人家你有没有天才。不顾一切的写，写它一、二十年再看”。这句话对我多少有点影响。从那时算起，我写了卅多年了。再遇见校长时，他说了一句：“不错哦，已经是一个文学家了”。现在已经少有人使用“文学家”这名词了。在当年，崇拜得要命。

初去巨中时，流行唱那首：“依样的春天，依样的平原，只是少了你。蔓莉你在敌人疯狂残忍下死去”。——这第四句歌词我怀疑被篡改，而且改得极坏，近乎拙劣！

至到如今，一听到“在长白山顶上，白鹤在自由飞翔”的歌声，那种从童年刚刚进入少年时代的那种情怀，加上中年心事，真是情何以堪。

不同时期唱不同的歌，不同的歌格上不同的时代烙印；每一首歌上沾染不同的生活的花粉，映现不同的色彩，驮着不同的记忆。

再见到赖校长时他已经七十多

接近八十。还是满头黑发，还是健步如飞。校友们重聚，大家围在一起，我们都五十多，有的满花甲了，对比起来老师们反更年轻。

“当我们想起年轻的时光，当年的歌声又再荡样”。几十年来断断续续地唱，每当围起浴巾要去洗澡，心情好的时候，哼起“三套车”，还是无忧无虑。“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石在oooooo

——万隆新春茶话小记



又是好几年没有去万隆了。三四小时的车程，竟相隔经年，无从会面。从上次寒川来，到后来新加坡锡山文艺旅行团来访，我们去一趟万隆，蒙万里、明芳等热情招待。除了偶通电话，我们对万隆的朋友们是相当想念的。

这次承他们发柬邀请，我们一方面深感盛情，另一方面我们从过去就想组织一日旅行队到郊外联欢的，真是一举数得。

茶会设在二星级旅馆。严维真、乙丁等几位先生老早在门口久候，新老朋友一见面，热情洋溢不在话下。上到三楼一看会场布置，我们私下说道：对比之下我们雅城文友的聚餐倒显得寒伧了。

通过这次新春茶会，我们初次拜会了山城卧龙藏虎原来有这么多文教界的老前辈，当我们还是少不更事时，他们早已在各自的岗位上培养了不少人材；今天，他们老当益壮，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还是我们尊敬与学习的好榜样。

主办当局筹划布置得好，节目丰富；尤其选择朗诵了我们这些初学写

诗人的拙作，虽然诗作写得不好，通过主人热情认真的朗诵，无疑是给我们打气鼓励。

散会后大家恋恋不舍，在大厅里分成几个小组交谈。我很佩服思闻大姐，能文能武、多才多艺，是女中豪杰。她问：“你用什么笔名呀？”我告诉了她，她掩咀而笑：“我还以为春杏是女的。”蒋老师平易近人，对我们后辈谦和慈祥，我们也尊敬他的风范。她说：“人家都把我的名字当作男性，你却取一个女性化的笔名。”“对对对，”我说，“在雅城初相会，我一看您胸前别的名字是蒋莫棣，真是大感意外。”

虽然还有好多新朋友都还没有机会交谈，车子已经催我们回程了。

万隆的朋友热情好客真使人感动，纵有谈不完的话，时间已经不允许了。他们送我们一袋桔子祝我们吉祥平安；大家挥手告别。

归途上，大家都感到不虚此行。对那些因事阻隔不能同来的朋友，都为他们感到惋惜。

自古文人相轻，为什么不看文人也有相亲的一面？看到老一辈文教界人士的风采、风范、风骨，我很欣慰；想起一句话：

石在，火种是不会熄灭的。

(编者注：春杏即印尼冯世才先生。)



我以我歌呼唤生命 外一章

●云鹏(中国)



我呼唤那些至真的、至诚的、饱满的、充满活力的、抑或是我至今尚未全然懂得的生命，在我英姿蓬勃的风华岁月。地上尘土飞扬席卷一草一木，我是九歌声中最凄冷的屈子。

我凄冷于山风过后惊心的回望，爱便以另一种释义详尽虚无。在我肩上，丁香只在散发郁郁气息，而抚平伤痛已不见昔日温情素手。我祈盼夏的融雪、冬的薪炭，在哪里还能觅得剩烛残香，重新点亮几何书中角与边的兼容。

如今我面对滔滔奔涌的汇流江河，圆不圆云闪雾腾一千零一个梦。山与山相距匪远，听我呢喃，我声嘶力竭地于广袤中呼喊一如低语呢喃，哪些至爱的，至善的，无极的，朝出暮归的，我倾尽毕生参悟而似懂非懂的生命，子曰：“不亦乐乎？！”

踩着风的节奏回归



某天，翻阅起有关山与海巨变的传说，渐渐懂得声音和思想只不过是世纪末雕琢的精美装饰。而这个世界仍以五行的滑轨周旋物候，搜寻泉孔千古不渝的金生丽水。润露甘霖，纷繁万众苍生赖以文明的本源，一条根且行且驻地伸延在坦荡疆土，流动的身姿有如漫漫无期的召示么？

久而久之的沉默，就有一团火，从怒放山岭的杜鹃丛中徐徐燃起。点亮圣火的燧人氏，圆寂在当代骤起的摩天楼群，冷峻回应中，蹄痕深深浅浅，万千印迹都有情人幽会的花间月影。

当平静的苍凉先行挥洒在肩膀和脸上，寂寂阳光，远去的尘埃已然垂泪青史。浩瀚天宇渲染不尽一怀柔肠海枯石烂，微风撩拨握笔五指潮湿的肌纹，迢迢归途亦会长此响遍协律的足音。

多关心他人

●有明



东东小弟：

今天最高兴是读到你长长的信。你在信中提及：常会让烦恼纠缠着而对事业和前途失去冲劲和信心。

现在我抄录一首简单的歌词让你欣赏。请别小看这数行浅易的词句。要是你能从各方面去深思，对怎样做人必有很大的启发。凡事都得用脑去思考，你就慢慢地哼着歌儿吧！（最宜以粤语哼唱）！多哼几遍也无妨，再仔细作深一层的思考，定会领悟出各方面做人的滋味，亦能获得一番深奥的人生哲理。歌儿如下：

关心

人无关心 似木偶
人无欢欣 似苦瓜
人无歌声 似哑巴
我同你高歌快乐吓

关心 你共我

欢欣 手里牵
歌声 播万里
我同你高歌快乐吓

你读了以上的歌儿，心里的感想不知会有多少？希望关于怎样做人 and 怎样待人的问题你会比我想得更周到。

昨天晚上我接到德德的电话，她一谈就和我谈上一个小时（那是十点二十六分至十一时三十七分）。她的电话声把我从梦中唤醒，虽是仍有睡意，可是一听是德德的声音，我即时十分清醒，我知道她今晚又睡不着了，一定要把心中的苦闷尽情向我吐露。把隐私倾诉殆尽方算得上是天涯知己。她亲口说过了很多次：心中的苦衷是不能随便向他人倾吐的。德德把我当成是知己，我内心会感到欢欣，因为我一向是真的对待朋友，让朋友把内心的苦闷倾吐，我能很有耐心地听着听着，同时我也会想出各种方法，用最有效的话语去安慰她，让她激动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再为她想出最妥当的方法以解决难题。德德听了我的劝告，虽然心灵上稍为平静，可是她仍有很多话题，仍有很多心事，一定非和我倾谈不可，我

为了朋友，为了关心她，握着电话的手麻酸了，唯有换过另外一只手，我不忍把电话挂上，除非是她感到满意了，向我说声“晚安”，那时我才敢把电话挂上。

东东小弟呀！在昨天上午妮妮也是送来半小时以上的电话，妮妮的眼睛可说是越医则越坏，对着这眼睛有问题的可怜人，我是没有勇气将电话挂上的。前个晚上宏宏给我的电话时间更长，他告诉我，他们的会里理事层又出了问题。这内乱的情况在华团里是最常见的，理事们无法齐心协力把会务搞好，只会搞小圈子分党派、谋私利。宏宏的感叹，他的愤怒、他的激动都可成以一篇现实小说的体裁呢！

现在言归正传，这首“关心”的歌儿，你一定读上几遍了吧！我发觉你平时对朋友不够关心，所以会欠缺欢乐。试试看，从此多唱自己喜欢唱的歌，多听歌或多听音乐，这样欢乐必定天天围绕着你。有歌声则没有愁闷，有音乐则会将烦恼驱除。我家大大小小都爱听歌，连几个月的婴儿，当她发脾气时，我只要哼两句小歌，她的哭声马上停止了。歌声的力量是那么的，歌

儿的美妙真的可令人陶醉。你若是陶醉在优美音乐中，还会有什么烦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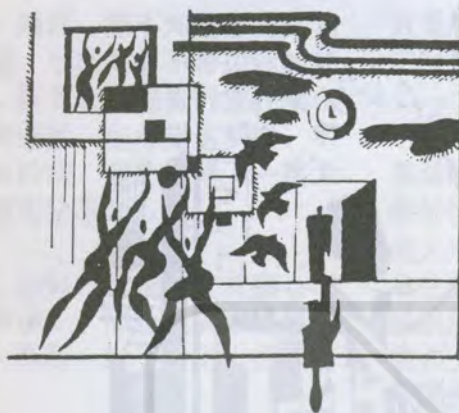
东东小弟呀！你别以为工作狂是可取的，那只能让你天天活在重大压力之下，你的精神无法放松，你的心灵老是被利箭猛射，这样的生活，你什么时候可以做一个甜美的梦呢？我劝你人生观应有澈底的改变，过於认真，过於束缚自己，你一定会受“重伤”。你的事业已有成就，为什么还不满足？马来西亚是遍地黄金，但你不能单独去占有它，你应把其馀的让给英明之士去谋求，一桩生意的失去，并不代表你是无能。在社会上做事，一得一失原是平常事，请别耿耿於怀，这一定会让你毕生不乐，使你忧郁得很，大大的伤身，急坏了身体，毛病一出，不是更痛苦吗？你是精明者，马上听音乐，你一定会舒服得多。对你的属下更应体谅，更应关心，有时做事失败了，并非一个人要负全部责任，很多事情的发生，往往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因必有果，你能常常原谅你属下的过错，他定会更感激你，对你一定更忠心，日后一定更卖力去进行工作，这样对你反而会有更多的好处。请

试一试，多用关心去帮助他人。你必定会得到很多快乐，快乐的人生事事必会顺利。

我们不应摆出木偶似的咀脸，人有快乐，永远不会有苦瓜脸的形象。有谁高兴做哑巴呢？把生命交给歌唱吧！尽情地高歌，心中任何悒闷都会随歌声尽散，你读了我的信，如今内心舒服了很多，是吗？希望你会在愉快的心情下给我写回信。匆匆，即愿你多关心他人。

有明草 6/9/97.





生活杂感

●李清文

我是一个商人，重实际，不喜欢文字的卖弄。

* * * *

我认为写作一定要讲求真善美。

* * * *

美，应该是简单明白，谁都能欣赏的。

* * * *

许多人都只留意他人的缺点，却忽略了自己的缺点。

* * * *

容易发怒的人，容易预防；不发怒的人，才可怕。

* * * *

哈哈大笑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内心深处；阴阴窃笑的人，却往往肚里藏刀。

* * * *

遇事肯自己吃亏的人，大都是高瞻远瞩的君子；凡事爱讨便宜的，肯定是眼光短浅的市井之徒。

* * * *

轻视他人，被人不满；奉承他人，又被人轻视。做人，最好不亢不卑。

两代人的信

●陈苑 (加拿大)



亲爱的妈妈：

首先请您不要惊讶，也希望您将会喜欢：

风吹树林响，
海浪犹如耳边传，
暖阳身上照，
晴空一片蓝如涛

今天出门时，感觉得很舒服，好像南方的春天在记忆的底层中复活了，虽说渥太华现还有积雪，但感觉中，春的脚步在不知不觉间移近了。

风，今天也温和了很多，不似平日吹在脸上有刺刮的感觉，凉凉柔柔的，像妈妈的手，那么温柔地从身旁吹过。当它穿过林间，我好像听到海浪拍岸，好像回到了维多利亚港，听到妈妈在呼喊我；天空是一片蓝，似那蓝得晶莹的湖水，我仿佛荡漾在蓝湖中，重温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清风似您的双手，在轻轻地触摸我的脸颊。

呵！妈妈，您不知道您的女儿有多么傻，尽在写着不着边际的梦话给您。但我实在想告诉您我现在的情形和感觉，也希望这梦话，不同於平时的信，在您忙碌了一整天后，会使您快乐！

呵！妈妈，请别笑女儿痴心牢记您的梦话——那是充满豪迈激情之梦语，那是一封不曾寄出给外婆的信。

记起妈妈一九五六年高中毕业后，为了追求远大的理想，立志当一名妇科医生，您不顾外婆的眼泪，也不惧无御寒的棉袄，光凭着乘风破浪的毅力和气魄，毅然回大陆求学深造。您当实习医生时，在春寒料峭的贫穷山沟里，您和其他医务人员，为抢救患吸血虫病者脱离危险期，好几天不眠不休。那时候您用给外婆的梦话来勉励自己，那是一封不曾寄出的信——：

“亲爱的妈妈：

请原谅您不孝的女儿，宁愿离开赤道的阳光在穷山沟里挨冻寒；您的泪水也无法挽留我的远航，因为我不想成为您一个人的宠儿，或

只是想过着风平浪静的生活，而忘记时代的召唤和远大的理想！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像是个汹涌澎湃的海洋，凡是不愿乘风破浪的懦夫时时刻刻会被浪头卷走，毫无声息的覆没在大海洋里。惟有掌住舵，透过闪闪的电炬，在惊涛骇浪里前进的途径，敢于勇往直前的人，才会有个豪迈的生活，才会深深的感到生命的浪花最充满诗意，最富于战斗！

呵，妈妈，我是您的宠儿，不过，我不愿成为妈妈一个人的宠儿，我是属于大时代的年轻人，我也是祖国的宠儿，山沟人民的宠儿！

呵，妈妈，请别埋怨我的心硬，因为在女儿的胸膛里，跳动着为病人离苦的心；女儿已把生活之舟开往祖国和人民最需要我的地方；女儿在远方祝福妈妈永远健康！”

不同的信，不同的梦话，却包含有两代人的爱心！

亲爱的妈妈，您那未曾寄出的信，今日让我一起写出来，共寄上一个女儿给母亲的祝福！

祝福，祝福，祝福

您的女儿

陈苑

敬上

一九九七年四月廿六日



环境二题 ○郑可达

日里雾 (Jerebu)

朦朦胧胧
似真似幻
无孔不入的日里雾
穿越时空
何止日里？

注：邻国森林大火，烟雾飘越国界，
国人日夜生活在烟霾中。Jerebu即
国语的烟霾。

烟霾

烟里真有毒素吗？
轻飘飘
温柔的覆盖大地江河
窜入你我的心肺
烟里真有毒素吗？

路的漫长属于你

首两首



不能怨恨
你的降生
于一个动荡不安
艰苦的世纪
从第一滴热血中挣扎
或许盼望一丝纯净
你的哭声中
将来的失望
他们听到
一条坎坷的前途
不管滑绊是青苔
崎岖是尖石
这条路
已为你漫长

○安子

诗两首

风筝

○王涛

托起了
高高托起
接近彩云端
高瞻
远景

敢与闪电怒目
何怯狂飚暴雨

鸟儿们
纷纷避开
居飞脚下
崇山在脚下
大海在脚下
一切尽在脚下

霞光里
凌空再翻一个英姿
踢掉那牵挂
向初亮的星辉飞

在腐臭的阴沟
梦被托高 轻飘飘
就托了起来



附记：倡扬“自我创富学”的拿破仑·希尔 (Napoleon Hill's) 有一段说话：“大多数人都让亲戚、朋友和群众影响他们……害怕批评……不敢替自己建立高远的目标。”

简活

小薄荷乐了
屋篱盆
嫩梗枝枝
擎着
雨后
霞光万点

醇香飘扬
淡淡清清
丰美的幸福
简简单单
夜正散步来临



附记：农历大年初一时，遁入山林里“避世”；见山野土著悠闲生活，仿如进入人间乐园；听山风林涛，流连忘返……

诗二首

城市的公寓

○李寿章

遥望天空中的鸽子窝
人们穿墙而过
昨夜梦中的场景
相全规格的公寓
人们却如冰冻的鱼

推销员在敲门
公寓里的人们都坚拒开门
这都是伪装歹徒
干下抢劫案、谋杀案的因果

人们飞上公寓盆景的枝上
看窗外的云已斑驳
旋转的天空在呼啸
为何翠草绿树在说谎？

扭曲变形的自我形象
流浪过几千栋公寓
鸽子箱房是人们起居的房间
水龙头日夜滴滴答答
流泻着昨夜人们的精液
一万张自画像瞪视吹月之犬
穿墙而过，偶而挂在墙上
彼此瞑目
彼此怒睁切齿



惊然

坐熟多少炎邦的夏日？
坐断几许北国的春天？
雪是雪当你来时
云是云当你归去

欲哭穷途末路
少了阮籍的眼泪
不为五斗米折腰
欲归无渊明的田园



一觉之后，雪非雪
路漫漫非天河
天河非来时坎坷路
人生凉云暮叶，何处回首？

谁肯踏着铁蒺藜过一生？
谁是心里隐藏镜子的人？
夜揉皱了众山的衣裙
舒展了防风林的手臂
溶和了渺渺的水与露
均匀了湖泊与土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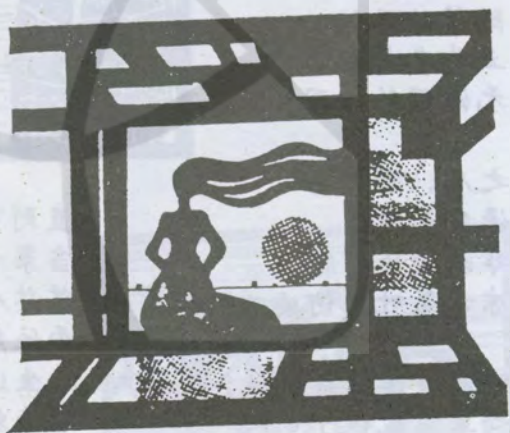
直到百年后的今天
当第一颗流星猝然重明
茫茫人海的族群乃惊见：
雪依然是雪
人生过尽烟光远
无情物不是落花
不是梦幻酿蜜过眼烟云

流水行云一孤僧
钢铁是城泥泞是路

送与留之间

○芊华(新加坡)

镬里翻炒的
是离愁与青菜之纠结
调加心中五味酱
佐以暖暖饭香
让早晨匆匆囫圇
碗无言
心无语
送你万水千山
留我坐井观天



小记：中国友人抵新旅游，寄宿家中数日，他回国的那天清晨，为他准备早餐有感。

家



○逸清 (菲律宾)

车在奔驰 尘在滚动
瘦小的孩子安眠在路旁
身旁倦缩着小狗
是家也是园
——夜也就安祥地过去了

睁开眼睛
天与体
仍能融化在一起
当骤雨来时
家又在何处？

九六年十二月于马尼拉市

别后

○淑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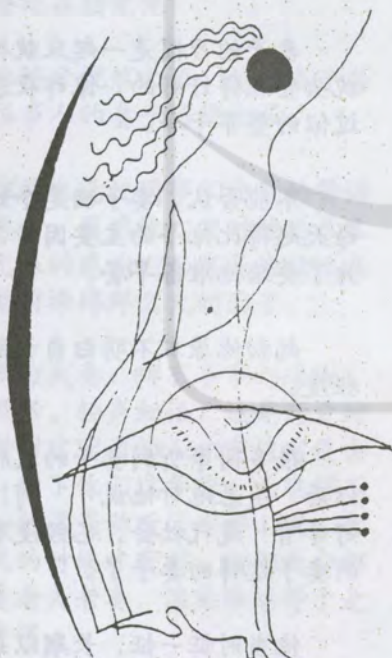
于是
我轻轻放飞
一夜的愁绪
从此
到访的明月
显得千山万水

我无心追星逐月
只愿着 徜徉不眠
在你留下的
一弯透明的诗行之间

黎明静静观望
我痴傻的
坚持



诗的秘密



○晨絮

一字二词
三言两语
孤独的伫立一角
陌生之配搭
怎么有缘相聚
似乎
字词各一
都暗藏玄机奥秘
仔细窥探其词
一遍……二遍……三遍
骤然
领悟其笔底情绪
悠然
呈现了一片山明水秀
鸟语花香

陌生的妻子

他睁开眼的时候，发现睡在身边妻子已经起床了。

每一天都是这个样子，他从来不知道妻子起床的正确时间，但知道妻子总是比他先起来，虽然每天早上得赶去上班的人是他。

他在半睡半醒间微笑，时间一到，妻子自会来唤他，他放宽心继续躺着。

妻子的习惯是一起床就把被单枕头整理得好好的，像昨夜没人睡过似的整齐干净。

不能否认，妻子确是个好妻子，每天起得比他早的主要因素，只是为了要给他准备早餐。

起初他原本不明白自己的幸福程度。

很多同事听到妻子的这种作为以后，羡慕地对他说：“啊！你真好命唷！现代社会，已经没有像你的妻子这样的妻子了。”

他当时怔一怔，长期以来，他还以为每个妻子都是和他的妻子一



★ 朵拉

样的，都是七早八早起来弄早点给先生吃，要不然，娶个女人回家来做什么呢？

“唉，我几点上班，我老婆可不清楚。”

“我从来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早餐，我的妻子叫我不要为难她。”

“这有什么稀奇？我到了公司，我老婆还在睡觉呢！”

他终于恍然大悟，他的妻子居然比很多人的妻子好得太多。

但他也没把同事们由衷的赞语告诉妻子，虽然他心里对她的尽本份有无限的感谢，而且是她让他在同事面前挣得那么大的面子。

做为夫妻，哪有事事都道谢？平日说话，轻声细语，这是恋爱时候要讲甜言蜜语的人才有这需要去造作。到了他们这年龄，已晓得不论是如何漂亮动听的海誓山盟，也只在说的时候才有效。他们而今都已经是老夫老妻，温柔体贴等于是份奢侈。

他不习惯这一套，反正他一句话不说，家里的琐事，妻子总会替他处理得妥妥贴贴。他又何必浪费心机呢？

姑且不说家事，就算是两夫妻之间的沟通，这两年来也好像已经停止。她默默地为他做三餐，而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二人中间在无趣日子的累积下，出现一段若近似远的距离。

热情和新鲜倒进生活的石磨里，流出来的是沉闷和疏淡。

谁家的夫妻不是如此？他毫不介怀地冷落对待妻子，而她却从来没有发出抗议的声音。

动作大大地伸着懒腰，他还是不起来，到时间妻子自会来叫他，他起来就去梳洗换衣，走到饭厅，热腾腾香喷喷的早餐已经在桌子上等着他去品尝了。

想到这里，不禁露出愉悦的微笑。虽然对生活已经失去想像的能力，对妻子的脸孔也似乎有点模糊不清，但是，妻子对他的周到侍候让一个如他一样仅仅是个小职员的

男人感觉自己存在的伟大和重要。

从窗口照射进房里的阳光似乎比平常炽烈得多，灼得他有点炎热，略带意外他坐起来，抬头看一下壁钟，心里吃个大惊，居然已经超过七点了。

这下可要迟到了。

慌张的他非常生气，恼怒妻子的不负责任，怎么没照常定时来叫他呢？

但他没多余时间去和妻子发泄内心的不满。急急冲进洗手间，发现牙刷没上牙膏，这是妻子每天帮他做的。洗好澡发现毛巾没带进来，这也是妻子为他做的。等到随便在洗手间的柜子里拿条毛巾擦干身体，又发现上班的衣服裤子都还没准备。每天搁在椅子上的衣服裤子，今天都没预先放好，他匆匆去打开衣橱，随手拉件衣和裤就穿上去，对着镜子，感觉有点不太对，原来衣服的颜色和裤子的配起来不能相衬，但他已经没有时间换了，只得皱眉往饭厅跑去。

一看到空空的饭桌，他怒腾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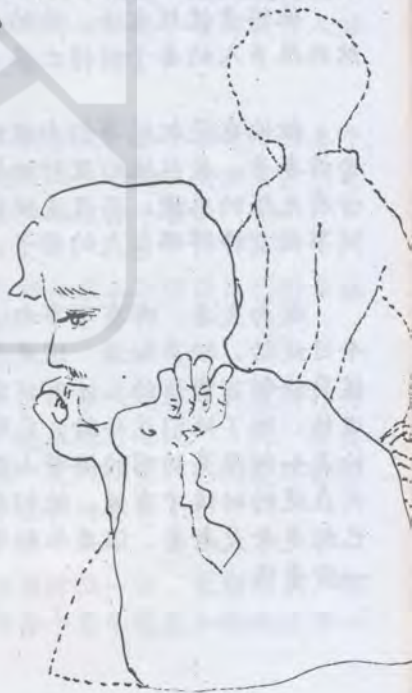
地喊着：“瑞莲！瑞莲！”

没有人回答他。

他高声呐喊着的名字在空空的厅里，碰到墙壁又反弹回来。

这时他才想起：“妻子昨天回了娘家。”

也是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一直以为可有可无的逐渐在日子的流逝下变得陌生的妻子，原来也是重要的。



挣扎声中的痛怛



★有明

张平、李成和肥龙都是在商场上苦拼了大半辈，钞票虽是赚得比人多，可是心里都不会有满足的念头。一天他们一齐走进三山茶餐室，拣了个可以闲聊的角落。肥龙一坐定即向张平说：“张大哥，请赏个脸，帮个大忙。”

“直说吧！不爱听那吞吞吐吐的声音！”

“我公司里那伙计亚标，他那汽车贷款真的没有办法付供款。请您给一个方便，不要把新车拉回去！”

“您告诉亚标，我不会拉车，我只催收账款吧了。”

“过去三个月不付款，即把新车拉走！近来您可成了菩萨啦！”

“现在我真的不敢拉车啦！”

“为什么？”李成觉得奇怪，马上向张平发问。

“目前我拉回四百多部名牌汽车，还得花钱另租场地摆放拉回的汽车，

又得花钱围场地，并要多请工人看守。借出的钱又收不回，天天都要天都要喊头痛！”

“人人都让股票烧得焦头烂额！”

“连环大影响，群众都受害！”

“还是李大哥的生意赚得稳当快捷！”

“我已陷入深坑！”李成的表情没有欢容。

“人口生意是最好做的！”

“如今全变样了，马币一贬值，进口货都得提高价格。”

“高来高卖，十分稳定！”肥龙的生意经自认水准十足。

“前几个月订的货，如今对方都要把价格提高，无形中要多给很多冤枉钱！”

“到处都在赖账，那可会让人给拉垮呢！”

“如今银行利率提得这么高，

有时想借笔钱周转，翻个大筋斗，也未必可以顺利借到钱呢！”

“真的，银行的条例比以前严格得多！银行也是陷进困境。”

“总之，一切不顺景，人人都在喊头痛！”张平似乎觉得自己的头痛痛得特别厉害，於是高声地叫喊：“陈老板，请多拿一杯开水过来。”

陈老板很快地把白开水送到张平跟前，他没有即刻离开，并冷静地在观看张平在吃着一粒粒的药丸。

“陈老板，您这店里的生意比以往冷清得多了。”肥龙看得出陈老板想说话，於是，先逗引他发言。

“唉！百业萧条，这也是无奈何！过去很早就卖完二、三十只鸡，如今一天都卖不出三、五只鸡，这‘海南鸡饭’都不吃香啦！”

“印尼女佣也辞退啦！”

“过去这里从早到晚都是闹哄哄的！”

“现在可冷清得令人心烦！” 高的。

“儿子农场里的鸡鸭无缘无故死去一大半。”

“女儿菜园里的菜也让烈日晒得枯黄！”

张平、李成和肥龙原本是闲聊生意经，如今又加插了陈老板的长吁短叹，三山茶餐室里的声浪可热闹起来。

“陈老板，请多来一碟星洲炒米，再加一个猪尾花生汤。”

张平、李成和肥龙虽是喝了好几杯铁观音，可他们的话题比茶水还要多。

“肥龙，听说您那工地已不再聘用外国劳工！”

“一点都不错，我国劳工很多失业，不如请回自己的同胞，他们都要负起养育家人的责任。”

“亚龙哥，您真是好人，您能为劳工们设想！”陈老板似乎受了很大的感动，於是把姆指头竖得高

“说真的，前天打劫银行的几个狂徒，其中被抓到的两个是被英汉大集团解雇的肥牛和番瓜仔！”

“找不到工作做就要去抢劫吗？实在不是人！”

“如今被抓，铁窗生涯可够他苦罗！”

“人犯罪，虽坐牢，还可吃咖喱饭。我这肥龙，一向虽是乐观，可是这几个月连吃饭的滋味是怎样也不知道，失眠的滋味却尝得足透。”

“最令人心烦那卖不出的楼房和那座‘新时代’的大建筑，单单是应付银行的利息都烦得要上吊。”肥龙平日很少有这悲怆的神色。

“龙老弟，时势转好，必能翻身。”张平虽知时势不易好转，口头上还是给予安慰。

“或是设法找外来的投资，我代您留意留意。”李成自认与外国商家有交情，故这么提议说。

“在没有办法之下，唯有把那最大的棕油园贱卖度难关，可是目前也不容易找到买主呀！”

这时茶餐室的老板娘打扮得很漂亮，正想出门。

“又要出去啦？今天到那儿玩麻将？”陈老板一连串地问了很多问题。

“不玩麻将了，我和谢太太到三环百货公司去抢购廉价货，三环百货公司下个月正式倒闭，清盘贱卖，必有大收获！”

“人山人海的地方不去为妙，家里塞满了很多买回来的废物，真是浪费！”

“您懂什么，机会难逢！别多说啦！”陈太太边说边走，陈老板嘴里叽哩咕噜，拼命摇着头。

张平、李成和肥龙的交谈仍在继续，有时声浪嘹亮，有时低沉，嘻哈声却比以往少了很多，苦脑的神情则不停地出现在每个人的脸上。

当张平、李成和肥龙正想要离开时，柜台坐着的陈老板正在打瞌睡，肥龙唯有大声的叫喊：“陈老板，您还在做白日梦，我们的账就要等明天一齐算啦！”

“来了，我现在就来了！”陈老板在半睡半醒中回答着，可是身子仍是坐着，一动也不动。



新梁祝

蝴蝶曲



★涵青

“彩虹万里百花开，彩蝶双双舞花海，忠贞相爱千古颂，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合唱曲子从长廊深处传入昱英的耳中。对于梁山伯与祝英台坚贞的爱情，昱英太感动了，对于封建势力压迫下所造成的悲剧亦令昱英激动不已。

“欢迎你加入阳光合唱团，我是梁顺和导师。”声音稳重，温文儒雅的顺和让昱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昱英的一颦一笑竟也牵动了顺和久未拨动的心弦。

从此，每逢星期四和周末晚上，昱英投入在轻松欢乐的歌乐声中，近月来她脸上的阴霾也随风飘散。我看到昱英开朗起来，亦替她欢悦。毕竟愁云密布的天空令人心情沉重；烟雾腾腾的大地让人几乎窒息难爱。

几个月前，昱英做了一个决定。

“昱英，你与他的性格与兴趣差异太大，他与秘书凯莉的暧昧关系只留给你最后一人知道，你别再自欺欺人了。你应该离开他，别勉强、痛苦地度日，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对谁都没有好处。”我这个好

友劝解、开导一番。

“我……能吗？”温顺的昱英软弱地回答。

“行！掌握自己的命运，从不幸的婚姻中走出来吧！”

几个月后，昱英的话题从以前的他转变了“梁兄”，她甜蜜的笑靥就像在阳光下绽放的花儿。

然而，太阳也有被乌云遮蔽的时候。那天见到昱英深锁眉头，悒悒不乐。

“昨天顺和与父母谈起了我，他向他们透露我曾是婚姻失败者。”昱英幽幽地向我细诉。

“那又怎样，你只是离婚，离开不幸的婚姻而已。”我这个律师总是善于辩护的。

“总之，他们不能接受我……”昱英的声音渐渐哽咽。

“顺和呢？”我追问。

“他拗不过他们，所以……要

我们暂时……别……见面……”昱英已泪盈满眶。

“唉哟，顺和才是失败者！自己的将来与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况且，我们都将迈进廿一世纪，一些旧包袱应被摒除啊！”我不明白一些人还那么坚持与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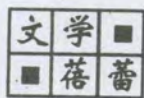
不久，昱英便退出合唱团了。哀怨的《梁祝》曲子会令她更伤感。

两年后，顺和竟出现在我的办公室。

“刘律师，请你帮我办离婚手续，我不能忍受毫无感情、受人摆布的婚姻！”

走出办公室，只见阳光轻洒在顺和与昱英的身上。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青葱的大地上，双双对对的彩蝶正翩翩飞舞……





1. 女儿的心声

江沙崇华国中

□黄丽云



2. 死

离乡背井的这段日子
我学会了照顾自己
如何面对挫折
夜深了
脑海里又浮现
当年离家的情景
爸爸
是您含辛茹苦
把我抚养长大
带给我温馨
您曾经说过
未来的日子
是要我自己努力开拓的
您那慈祥的脸庞
女儿永远牢记心中
感谢您！我伟大的父亲！

小时候 我很怕“死”
注注晚上都难以入眠
深怕睡著了
永远起不来
晚上
梦见“牛头马面”在招唤
仿佛将离开亲人而去
幸好只是梦！
我真的很怕与世长辞
怕从此进入黑暗的世界
至我懂事为止
才知道
生，老，病，死，
是人生必经之路
所以“死”并不可怕！

母亲的手

□章美绮

马大中文系

妈妈左手的拇指短了半截，那半节一次在绞胶片的机器双轮中连骨带肉地绞成肉碎。那时红彤彤的血溅在白皑皑的胶片上，刺眼的红，刺眼的白。妈的脸扭曲成一团，不哼一声；反而伯母等人的尖叫声骇人的程度难以形容。妈就是那种舐忍痛的人，即使面对最难忍的痛楚。少了半节的拇指当然很丑，再加上九根结痂的手指，红色的小疙瘩爬满了肥短又皱纹满布的双手，更是难看。

儿时，妈爱用她的手抚摸我一头卷发——卷发遗传自她，这多少带点自赏的心理。但我总是侧头回避她的手，我更厌恶那双丑怪的手。后来，她不再摸我的头了。忘了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只晓得，她摸我的头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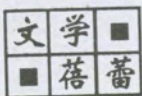
后来她总是这么吼我：“山番，跑去那里，现去那里，现在才回！”“傻妹，还不快去冲凉！”“讲了多少次，叫你不要……”他一面喊，一面拿着藤鞭挥动；而我总扁起嘴、斜眼瞄他，口中念念有词。直到藤鞭在我身上抽了几下，我才没命地逃。别看她个子小小的，鞭起人来才狠呢，力道无穷，毫不留情。我常常和她玩“追追”，这一玩玩上瘾了，一连追了好几年呢！我在前面跑，她在后头抓着藤鞭追；有时在屋里，有时在屋外。她在芭场工作时练了好脚力，所以，我遭殃的时刻多。每逃不掉时，身上便会出现一条条又红又紫又青的“彩虹”。那道“彩虹”是碰触不得的，一碰便会痛得呼天喊地、死去活来。因此，对于她那双手，我是充满畏惧的，简直是“见手如见魔”！

然而婆婆却爱赞妈的一双手。妈妈炒得一手好菜及擅裁缝。我的衣裙及校服，全是用他的嫁妆——缝衣机做成的。妈的手捉锄头、握胶刀、拿针线、抓菜刀……所有男人能干的粗活，女人懂的细活，他都一一胜任。所以，婆婆怎不赞不绝口呢？

犹记得，小的时候每在书桌前做功课，妈妈就会陪伴在旁。她捧起小学四年级的国语课本，粗短的手指在书本上游索，有时也提笔写几个歪歪斜斜的字。别人笑他读小学课本，他却皱起眉头，笑答：“有心不怕迟。”每遇到生字，他便会叫我解释。这种精神，又怎不叫人钦佩呢？

手依旧是手，依旧是妈妈那双手。虽然并不光滑、细嫩，然而就因为她那一双手，我们得到了快乐与幸福……





镜子

□张慧君
江沙崇华国中

你是谁，
为什么你永远都那么诚实，
永远不会说谎？
你是谁，
为什么你充满了世界
已被遗忘的美德？
你不会快乐，也不会流泪；
不会睡觉，也不会休息。
永远看不见隐形的你，
可是你却让我看到了我自己。
你只认识我的外表，
却不认识我的内心。
真不明白，
为何家家都有你的存在。
或者，
你已成为了他们的奴隶。
唉，一面传奇的镜子！



时钟

江沙崇华国中

□周唐义



花花红尘，
举目难忘，
人间怨恨，
何时散了？

它，
不恋世务，
功名俗利，
一切视无，

它，
不会停滞，
只有注前，
未曾停下，
不曾蹉跎，
更不回首。

它，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壁上时钟，
何曾蹉跎？
何曾停留？

我的老爸

□许玉娟

马大中文系



你总是这样沉默。这种沉默造成你我之间的隔阂。其实我们可以有谈有笑他在一起烧菜、煮饭、散步，然后坐在家里的小秋千上谈天；可是你那严肃的脸总让我止步。我真的有尝试过，亲近您，感到好沉重，好无奈。

或许这几年来，您更孤独了。尤其是和您相守廿五年的母亲的“辞别”，您真的显得更孤独了。还记得那个早晨，母亲突如其来的死讯使我们难以接受。我们痛苦地摇着母亲那已开始冰冷的身躯，呼喊着母亲。可是任由我们兄弟姐妹如何呼唤，母亲终究离我们而去。在那一段痛苦难熬的日子里，你却不曾因此而流泪。我曾怀疑过你，心里难免有点恨你。相处廿五年，难道可以如此连一滴泪也不掉吗？

家比以前更冷清了，哥哥及姐姐都不约而同地离乡背井到外求学。这样的情况下离别，大家无太多话要讲。由始至终，你都没有和他们说些他们期望的关怀话语。你保持沉默。家只剩下您我及小哥。

有一天，家里就只有你和我。我们都默默地在做菜。

“爸，你到底想不想妈妈呢？”此话一出，我一直低着头，泪却不听话地潸然而下。我好后悔问这样的问题。好久好久，我都没有听到你的回答。头始终不敢望向你，感觉上你的眼神向我直迫而来。“为什么这样问呢？”我无语更无法控制自己的泪。你该是在望着我那不停颤抖的身躯吧！”我现在看到她曾用过的东西，都会想起她！别

说了，妈妈是带着微笑去的，让她好好的去吧！”“爸，对不起。”内心深处的歉意在当时却没向您表达。

之后，我开始用心去明白您的心情。

后来的一个下午，我在您的书桌上发现一封未寄出的信。那是一封给三伯父的信，告知他关于母亲的高去。信中道出你沉重及不习惯没有老伴在身旁的心情。信中的一字一句，莫不让我感动，虽然十四岁的我还未完全懂得“欲哭无泪”。信，其实还未写好。而信上的日期，是三个月前的。爸爸为什么不完成它，是无法完成抑或不想完成？顿然心一沉，原来原来，我的老爸您连一个想倾诉感受的对象都没有！后来，我把信偷偷给藏起来，就这么静悄悄地。

印象中，您和我之间都不曾有过亲热的动作，即便是一个轻轻的拥抱、握手。但，这却是最响注的啊！那一次在云顶高原的合照，我用手轻轻地放在你那宽阔的肩膀上。然而照片里的我们是不自然的。不管怎样，我把照片剪成小小张，恰恰好把它放在我的皮包里。

想不到您能给我最想得到的温

情是在我生病的时候。那一个星期仿佛一个世纪那么漫长。那真是一怪病，把我从一个健康的女孩变成不能走路、吃饭（只靠葡萄糖）、排泄不能自如而需要依靠尿管的病人。那一段时刻，肉体之痛是生命中最无法承受的一次，但您一直都在我的身旁，关心着我的病况。我在昏迷中偶尔竟然感觉您紧紧握着我的手。那时心头涌起一股欲哭的冲动。朦胧中，我听您在对我说：“孩子，好好休息，你一定要好起来！”我想我是有点头答应您的，以前看电视总觉得这种镜头太戏剧性了，无真实感。不过经过与病魔战斗而奇迹般地痊愈后，我真的相信亲人能给一个面临死亡的病人带来无限的力量。而老爸确实确实的给了我这一股力量！

今夜微风轻送。来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我好想好想您。我期待着回家的日子。今夜希望在梦中见到您，好吗？我爱你，老爸！



路上有路

□高伟伦

山打根育源中学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往事是平凡朴素的。上学、放学、做功课、玩游戏，这此平凡又普通的回忆都源自于一条小泥路。

多年前，我的家乡就在霹雳州的某一个村子。当时，家里经济拮据，父亲在无可奈何之下，唯有孤身飞往沙巴工作。每个月父亲都汇钱回来养家。所以小时候的我就在缺少父亲教导下渡过了。

当时，村子里的亲朋戚友蛮多，总感觉到特别地亲切。村子里靠是着一条小小的黄泥路通往外界。这条路布满烂泥浆，路面颠簸，千疮百孔。每当清晨公鸡啼后不久，就看见匆匆的小脚一步一步踏着这条泥浆路去上学。上学之前，母亲总是殷殷地嘱咐着：“小心走呀！别

跌倒！”心底，总是升起一股温馨。

没下雨还好，下雨天就糟透了。每次到了学校，总是“与众不同”。同学们都穿着整洁的白鞋，而我却穿着一双棕黄色的泥鞋，引人注目。我不在意地笑着说：“看呀！我穿了一双泥靴子！”

每到炎热的下午，把功课做完，我就赶紧跑到这条烂泥路上和邻家小孩玩耍。火辣辣的太阳，把这条黄泥路晒得龟裂，就像可可饼般。我们就把这些“香脆”的饼干丢来丢去，玩得不亦乐乎。下雨天，雨水把干硬的“可可饼”浸湿，我们把那湿粘的泥浆当作武器，展开一场“泥浆战”，分出了胜负后才肯罢休。这时全身已沾满了泥浆，像是穿了一件泥衣。

后来，听说这条路将要铺上小石子。但由于政府的拖延，这条路依然如故。

接下来就在某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特别的电话。熟悉的声音，说要接我们一家人到东马沙巴居住。当时的我有着无比兴奋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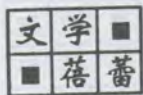
这一搬我们就从西马搬进东马的一间新屋。新家附近的路是铺上沥青的。这里的路当然比以前的黄泥路好得多。然而路上的车辆从身边擦过，就像猛虎，速度非常快。因我时常都必须经过这一条路，母亲也时常对我说：“小心走呀！要看车！很危险的！”

上了中学走一条更宽阔的路，每天搭巴士上学，总是没有安全感。有时在路上看见一些惊心动魄的车祸。当时的我，心中总存有恐惧感。

时光荏苒，在我逐渐长大、父母逐渐老去之际，我仍然走着那条好长好长的路。而这条路，不是童年的黄泥路，也不是家附近的沥青马路，而是人生的漫漫长路。

路，没有尽头，但我毅然坚持走下去，只因为有母亲的叮咛：“孩子，小心走啊！记得跌倒了再爬起来！”





家

□覃泳彝

江沙崇华国中

从前，幼小的心灵不曾尝过想家的感觉，也不曾想象过到底想家是什么样的滋味。当时，只知道家是一个和小伙伴吵架后可以躲藏的地方；一个可以让我挡风遮雨的建筑。

曾经出外旅行，既使身在多遥远的地方，总觉得自己和家是靠得紧紧的。耳边还仿佛听见父亲在院子剪草的声音、鼻子仿佛嗅到厨房里母亲烧饭的香味，这一切感觉是那么近，但却又是那么遥不可及。想家的感觉不曾在心湖掀起涟漪，因为我深深知道再过几天，自己又可以重投家的怀抱。

“思念总在分手后”这句话对一些分手的情况而言，总会引起深深的感触。我们都常在拥有的时候

不好好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感到无限的惋惜。虽然现在暂时还不明白什么是分手后的思念，但我已知道什么叫“思乡总在离家后”。从前，总是憧憬外面的花花世界，现在才明了最温暖的地方就是孕育自己长大的家。

离乡背井到远地深造的那一天，家突然变得好远、好远，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那几个晚上，我呆呆地望着夜空，星群仿佛给出了家人的笑脸。

每回寂静的夜空出现一轮皎洁的明月时，我总会想起李白的诗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知什么时候，家书已成了自己百读不厌的文章，总是仔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

希望能从字里行间寻找家人的一哭、一笑……

常听友人说：“男人志在四方，要立大业就应该学习四海为家。”但是，从唐朝诗人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到王粲的“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不都告诉了我们，思乡是一种在所难免的情怀。只要你对家还有一份感情，心底深处自然会对家怀有一份眷恋。

在岁月河流的漂泊中，家，已不再是吵架后可以躲藏的地方，它是一个心灵受到创伤后可以疗伤的避风港；家，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可以挡风遮雨的建筑物，它却是一个由家人无限的爱心与关怀砌成的房子。

家，一个在自己最脆弱及伤心时最响注的地方。

家，一个把漂泊四海的子女们用爱一线牵并把他们重聚在一起的地点。

家，一个勾起童年美丽回忆的住处。

家，我的天伦乐园。我爱我的家！



文	学	■
■	落	蕃

江沙崇华国中

□杨玉冰

1. 碎了

碰……

不小心，
把装着梦想的
玻璃瓶打破了。
跟着，
心也碎了。
因为梦想已在
瓶子破碎的瞬间，
溜走了。
任我如何呼唤，
它也不回头。



2. 忙

时间，
总在我的掌握之外。
忙，
是我最长久的朋友，
虽然，
我并不想与它为友。

想找个大瓶子，
装住时间，
让它停顿，
那怕只是一刹那。

至少，
我可暂时与忙绝交，
做些我喜欢做的事，
完成
平日而无法完成的事。

水平线的心情

□徐晓薇

江沙崇华国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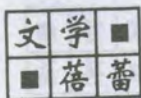
眼睛有点困，精神也不集中，慵懒的仰躺在床上，却辗转难眠。今夜的心情有点怪，为什么怪？怪在哪里？我却不懂。

执起笔，想在格子上涂鸦，发泄一下那越来越郁闷的心情。但写些什么呢？喜的、怒的，还是愁呢？根本没有一个“贴切”的字眼可以描述我此刻的心情。也许这就是一种莫知名的悲哀吧！自己的心情都拿捏不住，更甭说去捉摸他人的感情世界了——那实在是一份吃力且茫然的苦差事。

在案前坐了很久、很久，倾听着桌上闹钟“滴答、滴答”的声音，也听见了窗外细雨敲打屋顶上的声音，同样是“滴答、滴答”的响，然而却与闹钟有着天渊之别的音度

。雨声是高音、闹钟是中音，而我心脏跳动的音律应该是最不明朗的低音了。低沉的音律恰好意味着低落的情绪和沉闷的心情。

无意识的写着、无意识的聆听着，这是我此时唯一想做的。人，不愧是情感丰富的文明动物，有着起落不定、浮沉难料的心情。而今夜的我是一条规律的水平线，没有大起亦没有飘浮。



父子两地书

□简昱

健儿：

你在外头的生活过得如何呀？老爸近来的身体有点不争气，咳嗽这老毛病又犯了，你的老妈老在耳边喻个不停，辣的不敢吃，寒凉的饮品不敢喝，老爸可给她烦得头昏眼花。

怎么啦？怎么近来不拨个电话回来？觉得老爸和老妈唠叨，健儿，你可知道，咱们对你的唠叨，可是出自一片关心。天气开始转凉了，切记穿些厚衣，别把身体给冻坏。

七孔都快生烟了，小妹竟说要辍学到外去工作，才十六岁的小娃，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呢？唉！或许老爸真的老了，你们年轻人想要的东西，半点也不合老爸的逻辑。若你有空

的话，回来老家，劝劝你的小妹吧！

老爸不多罗嗦了，时间若允许的话，就捎些信或拨个电话回家，OK？

老爸

28/2/98 草

父亲大人：

你真行！你的心理战术又“更上一层楼”了。

你在信中所提及的健康问题及小妹的近况，已大大地俘虏了孩儿的心。老爸，您猜想我在阅毕信后，会狠得下心肠不复函吗？老爸，您

下次可别再用这种桥段呀！您要知道，您的乖儿——我已经长大了，心里可要留一条隙缝让女孩子钻进的哦！

老爸，您也真是的，身体不适，就该听听老妈的忠言，以便身体早日康复。老爸，您可要小心点，古人有云：“不听老婆言，吃亏在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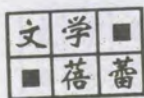
最近孩儿真的比较忙了些，公私两头皆不能抽身。刚认识了一个女孩，迟些若时间配合得到的话，我会把该女孩带回老家，让您和妈妈瞧瞧。

老爸，可有留意最近小妹所交的朋友？我猜想小妹想辍学的最大因由可能是受到朋侪的影响；而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功课的压力实在太大大太重，小妹未能将之消化吧！

就此搁笔，并祝全家平安快乐。

健儿
2/3/98笔





秘密

□小家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可别告诉别人哦。”这句话，在日常生活中常会听到。

我曾遇过这样一个朋友用这句话来告诉我一个秘密，然后以同样的话告诉另一个人同样的秘密，再以同样的这句话让所有人都知道同样一个秘密。

时日一久，当有人再提起这个秘密的时候，我这个朋友竟然跑来向我兴师问罪。明明是他自己向别人说的秘密，他自己却忘了，把我当成背叛他的朋友。后来，当有人要告诉我秘密的时候，我会这样对他说：“是秘密就别说，说了就不算秘密。”

那些爱说秘密的人也许不知道，

秘密可以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开，变成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还可以算是秘密吗？所以，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秘密就别说，否则就别当做秘密来说吧！



成长

江沙崇华 中国 □ 苓泮



圣诞的铃声刚过，年的脚步声又靠近了。

我总是执着于一个信念，总认为成长是要付出代价。

以前，妈妈总是告诉我，撕完整个日历就可以过年了。但年幼无知的我总是在想，为什么不把整个日历撕下，那不就整天可以过年了吗？结果才错愕的发觉，原来成长并不是这么简单。

岁月悄悄的我而远去。

曾几何时，我的烦恼一天比一天多；曾几何时，我那常挂在嘴边的微笑不再常有；留在身边的只有一堆堆的烦恼纠缠着我。这时，我就会再怀念童年的笑声。

成长的代价：上帝要让你受伤，然后再替你洗涤伤口、包扎伤口，目的却只有一个，就是要让你做一个安慰使者。你必须先经历以后，你才懂得怎样替人洗涤伤口，包扎伤口，怎样去安慰一个人。

每一件事情降临在我身上，它都有最完美的用意：假如我不先失去，我又那会懂得去珍惜。因为我失去了，所以我才会更加珍惜，更懂得拥有的可贵。

人生，假如没有风和石头就不能激起一片片的浪花以及涟漪，更加不能写出人生的色彩。

新	书
介	绍

稿	■
■	约

●〈笨拙的眼睛〉(散文)

文学丰富人生,使人生更加亮丽。

●〈误会宝蓝色〉(微型小说)

如果您有写作的冲动,请不要迟疑。如果您已有写作的经验,就更应该继续的写作。

作者:朵拉

定价:RM15.00

邮购处:LIM GUAT SEE

96, Trmn. Desa Bintang,

32000 Sitiawan,

Perak.

(1) 不论是评介、小说、散文、诗歌,还是戏剧、相声;不论是原著,还是翻译(请附原文);只要是未经发表的,认真的文学作品,都是我们欢迎的文章。

●〈梦平小说研究〉(评论集)

(2) “清流·交流”栏——欢迎作者、读者针对〈清流〉,发表您的意见、读后感或任何文学话题,字数约600左右。

编著者:陈应德

出版:书辉出版社

定价:RM18.00

邮购处:KU MIA KUN

P.O. Box 20,

81307 Skudai,

Johor.

(3) “文学蓓蕾”栏——欢迎学生与自修生来稿。(从清流29期起,凡刊登于“文学蓓蕾”的作品,都自动被提名参加〈文学蓓蕾奖〉。每五期颁发一次,分特优奖一名,优秀奖四名。)

●〈快乐的露台〉

(大专文学奖作品集)

主编:黄妙鸾

定价:RM15.00

(另加邮费RM3.50)

邮购处:JONG GUAN WEI /

CHUA YEE CHERN

38, Lintang Pekaka 9,

11700 Sg. Dua,

Pulau Pinang.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国外作者则获赠〈清流〉。

(如欲退稿,请自备回邮信封。)

稿件请寄:

〈清流〉编辑部

No. 8, Trmn. Orkid,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 * 如果您尚未订阅，请立即订阅“清流”。
- * 如果您已经订阅，请继续介绍亲友。
- * 感谢您的支持。

姓名：(中) _____ (英) _____		编号 _____
地址： _____		

订阅费： <input type="checkbox"/> 全年 RM15 (5期)	<input type="checkbox"/> 2年 RM30 (10期)	
订阅期数：第 _____ 期至第 _____ 期		
邮券号码： _____		

- 勿寄现款 • 请用邮券 (Wang Pos) • 订阅表格可复印
- 书本如有倒装、空白、字体模糊，可退回更换。

邮券上请志明：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径寄：章钦先生收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清流》

文学双月刊

39期

1998年10月出版

编辑顾问： 驼铃 朱晋韶
田舟 王枝木
年红 苏清强

主 编： 崔 冰

编 委： 一介 紫梦羚
岳衡 郑可达
良木 陈有明
朝浪 戴美娟

校 对： 许心伦 司徒育敏

发行主任： 章 钦

督 印： 郭绪益 臻 杰

封面题字： 叶兆熊

创刊日期： 1990年3月1日

出版准证： KDN.PP6767/1/98

编 辑 部： 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alan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出版及发行： 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27, Hala Pegoh 8, Tmn. Sri Pengkalan,
31650 Ipoh, Perak.

承 印 者： 李商业印务有限公司(95590-V)
PERCETAKAN LEE SDN. BHD.
91, Jalan Raja Musa Aziz,
(Anderson Road) 30300 Ipoh, Perak.
Tel: 2547071 Fax: 05-2559812

《清流》网址： <http://www.geocities.com/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

赏	书	艺	■
●	吟	诗	词

還家萬里夢
為客五更愁

唐·張渭詩
何爾燠書

唐·張渭詩
巴生 何爾燠書
(商店職員)

对联
新山 刘敬双书
(商业广告)

興業須從勤處得

庚子年夏 劉敬雙書

生財總自儉中來

庚子年夏 劉敬雙書

江海百川外
山色有无中

对联
沙巴 黄克昌书
(石刻肖像家)

水彩、油彩画家

龙虹婴简介

- 1943年出生于吉打州，现定居怡保。
- 自小喜爱绘画。中学时期，曾获教育部主办“全霹雳学生美术比赛”第二名，并入选台湾全国第一届素描奖。
- 1968年毕业于台湾国立艺专纯美术科。
- 从事美术教育廿多年，为怡保龙画屋美术中心主持。



◆ 纹



◆ 公园

- 目前担任霹雳美术协会秘书、霹雳南海会馆美术班导师。曾任怡保圣母华小美术班导师多年。
- 作品经常在国内画展展出。



◆ 牵牛花